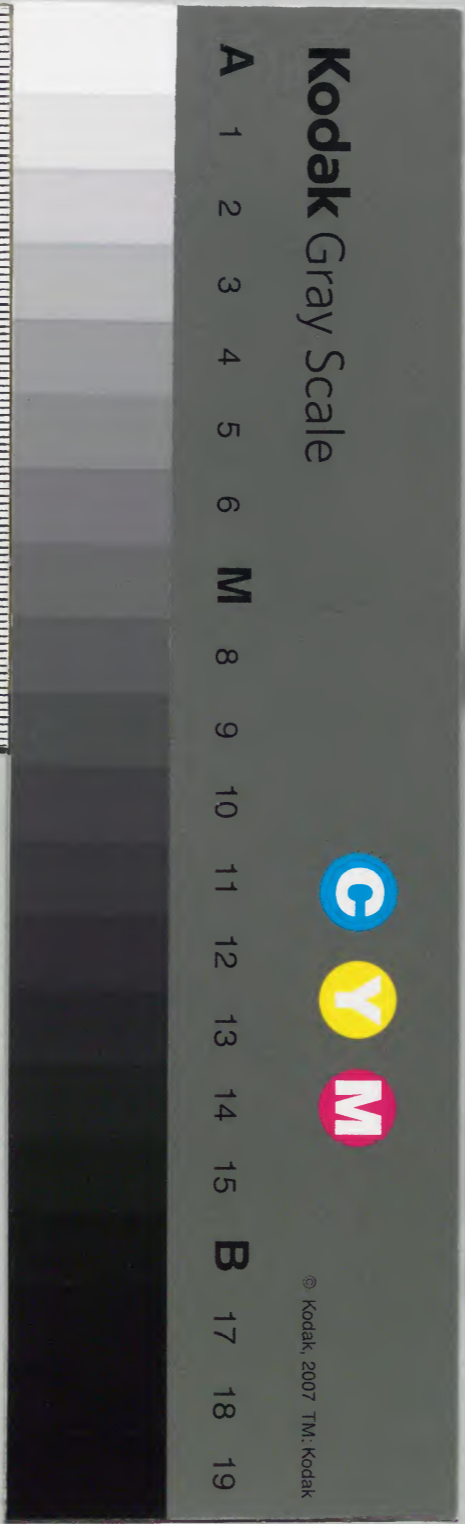


事親庸言 十一十二



庫文閣内

番號	漢	9483
冊數	10	(5)
函號	299	140



事親庸言卷十一

淺草文庫

朱陽寶克勤靜庵甫著

男

容莊 容邃 校梓

致孝者五第十一

孝經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

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

後能事親養去聲下同
樂音洛喪平聲

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

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

引此概言孝子之事親宜致此五者下即五者分解之

禮曲禮為人子者居不主與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

陳氏曰室西南隅為奧主與中席皆尊者之道也行道則或左或右立門則避棖闌之中皆不敢迹尊者之所行也古者男女異路路各有中門中央

有闌闌之兩旁有棖也

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唯上聲

陳氏曰父以恩師以道故所敬同○呂氏曰諾者許而未行也

禮內則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

視不敢唾洩應去聲唯上聲齊音齋噦於月切噫於界切噫音帝咳苦愛切跛彼義切睇

音第唾吐卧切洩音替

陳氏曰應之辭唯為恭噦嘔逆之聲也莊子大塊

噫氣詩願言則嚏咳嗽聲也氣乏則欠體疲則伸偏任爲跛依物爲倚睇視傾視也洩自鼻出者

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擻

褻衣衾不見裏

○擻音鰕見音現

陳氏曰襲重衣也袒與裼皆禮之敬故非敬事不袒裼也不因涉水則不揭裳不見裏爲其可穢

小學萬石君石奮歸老於家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諂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

諸子相責因長老內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尙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君廁踰身自浣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爲常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內袒謝

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
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

謝罷慶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

○朝音潮誦在笑
反長上聲下同勝

平聲訢魚斤反行去聲
希音裙諭音投當去聲

萬石君以理自持其教子者教以致敬之道也
人家存得此等風規是消多少慢易之心不然
居位而驕則亡矣○爲人子者幼而鷄鳴盥漱
整儀佐食長而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跛倚
名無諾視母上於面種種儀節謹之又謹豈有

他故嚴君至尊敬在是矣此意習之於早終其
身安往而非孝子之行乎公明宣嘗稱曾子曰
宣見夫子居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
此可想見其敬之所致矣

自爲人子者至此引言以明居則致其敬也

小學老萊子孝奉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戲身著五

色斑斕之衣嘗取水上堂詐跌仆卧地爲小兒啼弄
雜於親側欲親之喜

小學晉西河人王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

身溫被隆冬盛寒體常無全衣而親極滋味

養則致樂之實養志條載之畧備茲故引古人

之事以明之

以上二段引言以明養則致其樂也

禮曲禮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

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

詈疾止復故○冠去聲
惰徒禾切

陳氏曰此言養父母疾之禮不櫛不為飾也不翔不為容也不惰不及他事也疏謂惰訛不正之言

琴瑟不御以無樂意也猶可食肉但不至厭飫而

口味變耳猶可飲酒但不至醺酣而顏色變耳齒

本曰矧笑而見矧是大笑也怒罵曰詈怒而至詈

是甚怒也皆為忘憂故戒之復故復常也

禮曲禮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

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呂氏曰醫三世治人多用物熟矣功已試而無疑

然後服之亦謹疾之道也

小學南齊庾黔婁為孱陵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遺

疾黔婁忽心警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利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屏鈕山反差楚戒反稽祛禮反

小學伊川先生曰病卧於牀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

禮檀弓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

陳氏曰病者疾之甚也子春曾子弟子元與申曾

子子也

童子曰華而眈大夫之簣與子春日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眈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日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眈呼板切簣音責瞿音屢呼音吁華音亟

陳氏曰華者畫飾之美好眈者節目之平瑩簣簞

也止使童子勿言也瞿然如有所驚也呼者嘆而
噓氣之聲曰童子再言也革急也變動也彼謂童
子也童子知禮以爲曾子未嘗爲大夫豈可卧大
夫之簣曾子識其意故然之且言此魯大夫季孫
之賜耳於是必欲易之易之而沒可謂斃於正矣
○朱子曰易簣結纓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
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
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心此是緊要
處又曰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爲非禮或者因仍

習俗嘗有是事而未能正耳但其疾病不可以
變之時一聞人言而必舉扶以易之則非大賢不
能矣此事切要處正在此毫釐頃刻之間

以上四段皆言侍疾之道此獨引言疾者以易
簣事關係學問不淺必有曾子之定力始可信
爲大賢以上人品也曾子平日嘗曰士不可以
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
而後已不亦遠乎朱子曰一息尙存此志不容
少懈蓋有以得曾子之心矣學不到死生無二

安可信為有得如曾子者可以生可以死蓋不第處死之道得抑亦深得聖人所傳之道矣故因侍疾者而並及此段所以見學所深造之處也

自父母有疾至此引言以明病則致其憂也

事親庸言卷十一終

事親庸言卷十二

朱陽竇克勤靜庵甫著

男

容莊 容邃 校梓

致孝者五第十二

禮檀弓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陳氏曰附於身者襲斂衣衾之具附於棺者明器

事親屬言 卷十二
用器之屬也○方氏曰必誠謂於死者無所欺必
信謂於生者無所疑

禮檀弓始死克克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
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音瞿
疏曰事盡理屈爲窮親始死孝子匍匐而哭之心
一形克屈如急行道極無所復去窮急之容也瞿瞿
眼目速瞻之貌如有奠粟覓之不得然也皇皇猶
栖栖也親歸草土孝子心無所依託如有望彼來
而彼不至也至小祥但慨嘆日月若馳之速也至

大祥則情意寥廓不樂而已○方氏曰下篇述顏
丁之居喪則言皇皇於始死言慨焉於既葬問喪
則言皇皇於反哭所言不同者蓋君子有終身之
喪思親之心豈有隆殺哉先王制禮畧爲之節而
已故其所言不必同

禮檀弓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
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
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
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音歧

陳氏曰三日中制也七日則幾於滅性矣有扶而起者有杖而起者有面垢而已者

禮檀弓高子臯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

君子以為難

○見音現

陳氏曰子臯名柴孔子弟子○疏曰人涕淚必因悲聲而出血出則不由聲也子臯悲無聲其涕亦出如血之出故云泣血人大笑則露齒本中笑則露齒微笑則不見齒

禮檀弓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

亡惡乎齊夫子曰有母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

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稱去聲亡如字下同惡音烏齊去聲還音旋

縣音玄封音寔

陳氏曰喪具送終之儀物也惡乎齊言何以為厚薄之劑量也母過禮不可以富而踰禮厚葬也還葬謂斂畢即葬不殯而待月日之期也縣棺而封謂以手縣繩而下之不設碑紼也人不非之者以無財則不可備禮也

禮檀弓朝奠日出夕奠逮日

陳氏曰逮日及日之未落也○方氏曰朝奠以象朝時之食夕奠以象夕時之食孝子事死如事生也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

陳氏曰未殯哭不絕聲殯後雖有朝夕哭之時然廬中思憶則哭小祥後哀至則哭此皆哭無時也使者受君之任使也小祥之後君有事使之不得不行然反必祭告俾親之神靈知其已反亦出必告反必面之義也

禮檀弓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

之○重平聲喪去聲下並同

陳氏曰獻公薨時重耳避難在狄故穆公使人往弔之弔爲正禮故以且日起下辭寡人聞之者此使者傳穆公之言也恒於斯言常在此死生交代之際也儼然端靜持守之貌喪失位也喪不可久時不可失者勉其奔喪反國以謀襲位故言孺子

其圖之也此時秦已有納之之志矣

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

陳氏曰舅犯重耳舅狐偃字子犯也公子既聞使者之言入以告之子犯犯言當辭而不受可也失位去國之人無以爲寶惟仁愛思親乃其寶也父死謂是何事正是凶禍大事豈可又因此凶禍以爲反國之利而天下之人孰能解說我爲無罪乎

此所以不當受其相勉反國之命也

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與去聲

陳氏曰公子既聞子犯之言乃出而答客惠弔亡臣重耳謝其來弔也不得與哭泣之哀言出亡在外不得居喪次也以爲君憂者致君憂慮我也他志謂求位之志辱君義者辱君弔惠之義也不私不再與使者私言也

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顯去聲夫音扶遠去聲

陳氏曰鄭註用國語知使者爲公子繫字子鞮故讀顯爲鞮也喪禮先稽顙後拜謂之成拜爲後者成拜所以謝弔禮之重今公子以未爲後故不成拜也愛父猶言哀痛其父也不私與使者言是無反國之意是遠利也愛父遠利皆仁者之事故稱之曰仁夫公子重耳

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陳氏曰禮朝夕哭殯之時必褰開其帷敬姜哭其夫穆伯之殯乃以避嫌而不復褰帷自此以後人皆倣之故記云非古也穆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子公甫靖也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陳氏曰孝子之哀發於天性之極至豈可止遏聖人制禮以節其哀蓋順以變之也言順孝子之哀情以漸變而輕減也始猶生也生我者父母也毀

而滅性是不念生我者矣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

陳氏曰行禱五祀而不能回其生又為之復是盡其愛親之道而禱祠之心猶未忘於復之時也望反諸幽望其自幽而反也鬼神處幽暗北乃幽陰之方故求諸鬼神之幽者必向北也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

陳氏曰隱痛也稽顙者以頭觸地無復禮容就拜與稽顙言之皆為至痛而稽顙則尤其痛之甚者也

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

陳氏曰實米與貝于死者口中不忍其口之虛也此不是用飲食之道但用此美潔之物以實之焉爾

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

○別必列切
識式志切

陳氏曰士喪禮銘曰某氏某之柩初置于簷下西

階上及為重畢則置於重殯而卒塗始樹於埽坎之東疏云士長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若不命之士則以緇長半幅經末長終幅廣三寸半幅一尺也終幅二尺也是總長三尺夫愛之而錄其名敬之而盡其道曰愛曰敬非虛文也

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

○重平聲綴音拙

陳氏曰禮註云士重木長三尺始死作重以依神雖非主而有主之道故曰主道也殷禮始殯時置重於殯廟之庭暨成虞主則綴此重而懸於新死

者所殯之廟周人虞而作主則徹重而埋之也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鄭氏曰哀素言哀痛無飾也凡物無飾曰素哀則以素敬則以飾禮由人心而已○方氏曰士喪禮有素俎士虞禮有素几皆其哀而不文故也喪葬凶禮故若是至於祭祀之吉禮則必自盡以致其文焉故曰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然主人之自盡亦豈知神之所享必在於此乎且以表其心

而已耳

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為之節文也

○辟婢亦切

疏曰撫心為辟跳躍為踊是哀痛之至極若不裁限恐傷其性故有算以為之準節每一踊三跳三踊九跳為一節士三日有三次踊大夫四日五踊諸侯六日七踊天子八日九踊故云為之節文也袒括髮變也愠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

疏曰袒衣括髮形貌之變也悲哀愠毒哀情之變

也去其尋常吉時之服飾是去其華美也去飾雖多端惟袒而括髮又去飾之中最甚者也理應常袒何以有袒時有襲時蓋哀甚則袒哀輕則襲哀之限節也

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

殷人冔而葬

○冔火羽切

陳氏曰居喪時冠服皆純凶至葬而吾親託體地中則當以敬禮之心接於山川之神也於是以絹素為弁如爵弁之制以葛為環經在首以送葬不

敢以純凶之服交神者示敬也故曰有敬心焉

歆主人主婦室老為其病也君命食之也○為去聲食音嗣

疏曰親喪歆粥之時主人亡者之子主婦亡者之

妻無則主人之妻也室老家之長相此三人並是

大夫之家貴者為其歆粥病困之故君必命之食

疏飯也若士喪君不命也喪大記言主婦食疏食

謂既殯之後此主婦歆者謂未葬前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

也○養去聲

陳氏曰此堂與室皆謂廟中也卒窆而歸乃反哭

於祖廟其二廟者則先祖後禰所作者平生祭祀

冠昏所行禮之處也所養者所饋食供養之處也

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

陳氏曰賓之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

顙當此之時亡矣失矣不可復見吾親矣哀痛於

是為甚也賓弔畢而出主人送於門外遂適殯宮

即先時所殯正寢之堂也

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

陳氏曰殷之禮寔畢賓就墓所弔主人周禮則俟主人反哭而後弔孔子謂殷禮太質慤者蓋親之在土固爲可哀不若求親於平生居止之所而不得其哀爲尤甚也故弔於墓者不如弔於家者之情文爲兼盡故欲從周也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

○首去聲

陳氏曰北方國之北也殯猶南首未忍以鬼神待其親也葬則終死事矣故葬而北首三代通用此禮也南方昭明北方幽暗之幽釋所以北首之義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

陳氏曰柩行至城門公使宰夫贈玄纁束既窆則用此玄纁贈死者於墓之野此時祝先歸而肅虞祭之尸矣宿讀爲肅進也虞猶安也葬畢迎精而反日中祭之於殯宮以安之也男則男子爲尸女則女子爲尸尸之爲言主也不見親之形容心無所係故立尸而使之著死者之服所以使孝子之心主於此也禫祭以前男女異尸異几祭於廟則無女尸而几亦同矣少牢禮云某妃配是男女共

尸

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

舍音釋

陳氏曰士之禮虞牲特豕几所以依神筵坐神之席也席敷陳曰筵孝子先反而視牲別令有司釋奠以禮地神為親之託體於此也舍讀為釋奠者置也釋置此祭饌也墓道向南以東為左待此有司之反即於日中時虞祭也

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

離去鼓耳

鄭氏曰弗忍其無所歸

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

陳氏曰始死小斂大斂朝夕朔月朝祖賙遣之類皆喪奠也此日以虞祭代去喪奠故曰以虞易奠也卒哭曰成事者蓋祝辭曰哀薦成事也祭以吉為成卒哭之祭乃吉祭故也

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耐于祖父

陳氏曰吉祭卒哭之祭也喪祭虞祭也卒哭在虞之後故云以吉祭易喪祭也耐之為言附也耐祭

者告其祖父以當遷他廟而告新死者以當入此廟也禮云明日以其班祔明日者卒哭之次日也卒哭時告於新主曰哀子某來日躋祔爾於爾皇祖某甫及時則奉新主入祖之廟而并告之曰適爾皇祖某甫以躋祔爾孫某甫孫必祔祖者昭穆之位同所謂以其班也畢事虞主復於寢三年喪畢遇四時之吉祭而後奉新主入廟也虞祭間一日而卒哭與祔則不間日

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

日未有所歸也

音界

陳氏曰上文所言皆據正禮此言變者以其變易常禮也所以有變者以有他故未及葬期而即葬也據士禮速葬速虞之後卒哭之前其日尙賒不可無祭之往也虞往至吉祭其禮如何曰虞後比至於祔遇剛日而連接其祭若丁日葬則己日再虞後虞改用剛日則庚日三虞也此後遇剛日則祭至祔而後止此孝子不忍使其親一日無所依歸也

殷練而耐周卒哭而耐孔子善殷

陳氏曰孝經曰為之宗廟以鬼享之孔子善殷之耐者以不急於鬼其親也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

。茢音列惡難並去聲

陳氏曰桃性辟惡鬼神畏之王莽惡高廟神靈以桃湯灑其壁茢苕帚也所以除穢巫執桃祝執茢小臣執戈蓋為其有凶邪之氣可惡故以此三物辟祓之也臨生者則惟執戈而已今加以桃茢故

曰異於生也君使臣以禮死而惡之豈禮也哉然人死斯惡之矣故喪禮實有惡死之道焉先王之所不忍言也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

。離去聲

潮朝音

陳氏曰子之事親出必告反必面今將葬而奉柩以朝祖固為順死者之孝心然求之死者之心亦必自哀其遠離寢處之居而永棄泉壤之下亦欲

至祖考之廟而訣別也殷尙質敬鬼神而遠之故大斂之後卽奉柩朝祖而遂殯於廟周人則殯於寢及葬則朝廟也

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

陳氏曰此孔子善夏之用明器從葬

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

陳氏曰此孔子非殷人用祭器從葬以人從死曰殉殆幾也用其器則近於用人

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陳氏曰謂之明器者是以神明之道待之也塗車以泥爲車也束草爲人形以爲死者之從衛謂之芻靈畧似人形而已亦明器之類也中古爲木偶人謂之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知末流必有以人殉葬者○趙氏曰以木人送葬設機而能踊跳故名之曰俑

禮檀弓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

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其反而
息

陳氏曰顏丁魯人皇皇猶栖栖也望望往而不顧
之貌慨感悵之意始死形可見也既殯柩可見也
葬則無所見矣如有從而弗及似有可及之處也
葬後則不復如有所從矣故但言如其不及其反又
云而息者息猶待也不忍決忘其親猶且行且止
以待其親之反也蓋葬者往而不反然孝子於迎
精而反之時猶如有所疑也

禮雜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

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少去聲解
音解期音基

陳氏曰少連見論語三日親始死時也不怠謂哀
痛之切雖不食而能自力以致其禮也三月親喪
在殯時也解與懈同倦也或讀如本字謂寢不脫
經帶也憂謂憂戚憔悴

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堊室之中不與人
坐焉在堊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

○見
音現

陳氏曰言自言已事也語爲人論說也倚廬及堊

室說見前篇時見乎母謂有事行禮之時而入見母也非此則不入中門

疏衰皆居堊室不廬廬嚴者也

○疏平聲

陳氏曰疏衰齊衰也齊衰有三年者有期者有三月者凡喪次斬衰居倚廬齊衰居堊室大功有帷帳小功緦麻有牀第廬嚴者謂倚廬乃哀敬嚴肅之所服輕者不得居

禮雜記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經而受之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喪者不

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

○遺從並去聲

陳氏曰喪大記云既葬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此云衰經而受雖受而不食也薦之者尊君之賜喪者不遺人以哀戚中不當行禮於人也卒哭可以遺人服輕哀殺故也○石梁王氏曰居喪有酒肉之遺必疾者也

禮喪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苦枕由非喪事不言君為廬宮之大夫士檀之

○苦始占切枕去聲由古塊字檀音展

疏曰倚廬者於中門外東牆下倚木為廬也不塗者但以草夾障不以泥塗飾之也寢苦卧於苦也枕由枕土塊也為廬宮之者廬外以帷障之如宮牆也禮袒也其廬袒露不以帷障之也

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

音柱

陳氏曰柱楣者先時倚木於牆以為廬葬後哀殺稍舉起其木柱之於楣以納日光畧寬容也又於內用泥以塗之而免風寒不於顯者不塗廬外顯處也皆宮之不禮也

禮間傳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

諸外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泉大功貌若止小功總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

○見音現 泉音徒

陳氏曰斬衰服苴苴經與苴杖也麻之有子者以為苴經竹杖亦曰苴杖惡貌者疏云苴是黎黑色又小記疏云至痛內結必形色外章所以衰裳經杖俱備苴色也首者標表之義蓋顯示其內心之哀痛於外也泉牡麻也枯黯之色似之大功之喪雖不如齊斬之痛然其容貌亦若有所居止而不

得肆者蓋亦變其常度也

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總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

○偯於豈切

陳氏曰若如也往而不反一舉而至氣絕似不回聲也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偯餘聲之委曲也小功總麻情輕雖哀聲之從容亦可也

斬衰唯而不对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總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

○唯上聲

陳氏曰唯應辭也不對不答人以言也不言不先發言於人也不議不泛論他事也

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總麻再不食士與斂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總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

○與去聲莫音暮食音嗣

陳氏曰一溢二十四分升之一也疏食粗飯也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

食菜果又期而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中如字乾音干

陳氏曰中月間一月也前篇中一以上亦訓為間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也○疏曰孝子不

忍發初御醇厚之味故飲醴酒食乾肉

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苦枕塊不稅經帶齊衰之喪居聖室芻剪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總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

枕去聲稅音脫芻音下處上聲

陳氏曰倚廬聖室見喪大記芻蒲之可為席者但

剪之使齊不編納其頭而藏於內也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剪屏芻剪不納期而小祥居聖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

牀

音柱音王

陳氏曰柱楣謂舉倚廬之木柱之於楣使稍寬明也剪屏者剪去戶旁兩廂屏之餘草也自上章唯而不對以下至此有與雜記喪大記喪服小記之文不同者記者所聞之異亦或各有義歟

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

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總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總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

陳氏曰每一升凡八十縷斬衰正服三升義服三升半齊衰降服四升正服五升義服六升大功降服七升正服八升義服九升小功降服十升正服十一升義服十二升總麻降正義同用十五升布去其七升半之縷蓋十五升者朝服之布其幅之經一千二百縷也今總布用其半六百縷爲經是去其半也有事其縷者事謂煮治其紗縷而後織

也無事其布者及織成則不洗治其布而卽以製總服也若用爲錫衰則加灰以洗治之故前經云加灰錫也然則總服是熟縷生布其小功以上皆生縷以織矣

斬衰三升旣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期而小祥練冠總緣要經不除

。縷七卷切緣去聲要平聲

陳氏曰五服惟斬衰齊衰大功有受者葬後以冠之布升數爲衰服如斬衰冠六升則葬後以六升

布為衰齊衰冠七升則葬後以七升布為衰也謂之成布者三升以下之布麤疏之甚若未成然六升以下則漸精細與吉服之布相近故稱成也去麻服葛者葬後男子去要之麻絰而繫葛絰婦人去首之麻絰而著葛絰也葛帶三重謂男子也葬後以葛絰易要之麻絰差小於前四股糾之積而相重則三重也蓋單糾為一重兩股合為一繩是二重二繩又合為一繩是三重也○疏曰至小祥又以卒哭後冠受其衰而以練易其冠又以練為

中衣以縗為領緣也要絰葛絰也縗緣見檀弓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為除乎首也婦人何為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

陳氏曰小祥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要帶此除先重也居重喪而遭輕喪男子則易要絰婦人則易首絰此易輕者也

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織無所不佩

○織音違

疏曰二十五月大祥祭此日除脫則首服素冠以
 縞紕之身著朝服而祭祭畢而哀情未除更反服
 微凶之服首著縞冠以素紕之身著十五升麻深
 衣未有采緣故云素縞麻衣也大祥之後更間一
 月而為禫祭禫祭之時立冠朝服祭訖則首著纁
 冠身著素端黃裳以至吉祭平常所服之物無不
 佩也黑經白緯曰纁

詩

檜風素冠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勞心博博兮

○樂音鸞
 博音團

朱子曰賦也庶幸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黑經
 白緯曰縞緣邊曰紕棘急也喪事欲其總總爾哀
 遽之狀也樂樂瘠貌博博憂勞之貌○祥冠祥則
 冠之禫則除之今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矣安得
 見此服乎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至於憂勞也○劉
 氏曰喪禮再期而大祥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
 五月大祥之後中月而禫中間也禫亦祭名澹澹
 然平安之意至此不計閏月凡二十七月○輔氏
 曰庶見素冠而繼之以棘人樂樂蓋言情與服之

相稱也不然服于外而忌于內則亦何以爲哉○
鄒氏曰大祥則將卽吉於是不以布爲冠而以縞
然猶不以采爲緣而以素蓋雖微易凶而不敢遽
用吉也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朱子曰賦也素冠則素衣矣與子同歸愛慕之辭
也

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韠音畢
蘊上聲結

叶訖
力反

朱子曰賦也韠蔽膝也以韋爲之冕服謂之鞞其
餘曰鞞鞞從裳色素衣素裳則素鞞矣蘊結思之
不解也與子如一甚於同歸矣○顧氏曰按禮記
大全云從祥至吉凡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
祥訖素縞麻衣二也禫祭玄冠黃裳三也禫訖朝
服侵冠四也踰月吉祭玄冠朝服五也旣祭玄端
而居六也○朱子曰按喪禮爲父爲君斬衰三年
昔宰予欲短喪夫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
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三年之喪天

下之通喪也傳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術術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

禮

三年問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

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
 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
 所以為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苦枕塊
 所以為至痛餘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
 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
 生有節也哉
○稱去聲別必列切創鉅平聲枕去聲斷丁玩切
 陳氏曰人不能無羣羣不可無別立文以飾之則
 親疏貴賤之等明矣弗可損益者中制不可不及
 亦不可過是所謂無易之道也治親疏貴賤之節

者惟喪服足以盡其詳服莫重於斬衰時莫久於三年故此篇列言五服之輕重而自重者始○石梁王氏曰二十四月再期其月餘日不數為二十五月中月而禫註謂閒一月則所閒之月是空一月為二十六日出月禫祭為二十七月徙月則樂矣

禮喪服四制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強者可

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

可得而察焉

○衰音催期音基比音界知去聲治平聲

陳氏曰比及也三月一節也練一節也祥一節也非仁者不足以盡愛親之道故於仁者觀其愛非知者不足以究居喪之理故於知者觀其理非強者不足以守行禮之志故於強者觀其志一說理治也謂治斂殯葬祭之事惟知者能無悔事也故曰觀其理篇首言仁義禮知為四制之本此獨曰禮以治之義以正之者蓋恩亦兼義權非悖禮也

孝子弟弟貞婦專言門內之治而不及君臣者亦章首專言父母之喪而恩制為四制之首故也

禮檀弓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

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莫音暮

陳氏曰朝祥日行祥祭之禮也朝祥莫歌固為非禮特以禮教衰廢之時而此人獨能行三年之喪故夫子抑子路之笑然終非正禮恐學者致疑故俟子路出乃正言之其意若曰名為三年之喪實

則二十五月今已至二十四月矣此去可歌之日又豈多有日月乎哉但更踰月而歌則為善矣蓋聖人於此雖不責之以備禮亦未嘗許之以變禮也

禮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

疏曰祥大祥也縞謂縞冠大祥日著之○馬氏曰祥禫之制施於三年之喪則其月同施於期之喪則其月異雜記曰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此期之喪也父在為母有所屈三年所以

為極而至於二十五月者其禮不可過以三年之愛而斷於期者其情猶可伸在禫月而樂者聽於人也在徙月而樂者作於已也

禮

喪大記既練居聖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

謀家事既祥黜聖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

作矣故也

○上聖鳥各反黜於糾切下聖鳥故切

陳氏曰聖室在中門外練後服漸輕可以謀國政謀家事也祥大祥也黜治聖室之地令黑聖塗聖室之壁令白皆稍致其飾也祥後中門外不哭故

曰祥而外無哭者禫則門內亦不復哭故曰禫而內無哭者所以然者以樂作故也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

陳氏曰從御鄭氏謂御婦人杜預謂從政而御職事杜說近是蓋復寢乃復其平時婦人當御之寢耳吉祭四時之常祭也禫祭後值吉祭同月則吉祭畢而復寢若禫祭不值當吉祭之月則踰月而吉祭乃復寢也孔氏以下文不御於內為證故從鄭說又按閒傳言既祥復寢者謂大祥後復殯宮

之寢與此復寢異

禮檀弓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

子加於人一等矣○禫大感切縣音玄比音界

陳氏曰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禫祭名禫者澹澹然平安之意大祥後閒一月而禫故云中月而禫或云祥月之中者非小記云中一以上而祔亦謂間一世也禮大夫判縣縣而不樂者但縣之而不作也比御而不入者雖比次婦人之當御者而猶不復寢也一說比及也親喪外除故夫子美之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子

蓋既祥而絲履組纓

陳氏曰有子孔子弟子有若也禮既祥白履無絢縞冠素紕組之文五采今方祥即以絲為履之飾以組為冠之纓服之吉者也此二者皆譏其變吉之速然蓋者疑辭恐記者亦是得於傳聞故疑其辭也引孔子之事者以見餘哀未忘也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厭音壓

方氏曰戰陳無勇非孝也其有畏而死者乎君子

不立巖牆之下其有厭而死者乎孝子舟而不游
其有溺而死者乎三者皆非正命故先王制禮在
所不弔○應氏曰情之厚者豈容不弔但其辭未
易致耳若爲國而死於兵亦無不弔之理若齊莊
公於杞梁之妻未嘗不弔也○愚聞先儒言明理
可以治懼見理不明者畏懼而不知所出多自經
於溝瀆此真爲死於畏矣似難專指戰陳無勇也
或謂鬪狼亡命曰畏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
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
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陳氏曰行道之人皆有不忍於親之心然而遂除
之者以先王之制不敢違也

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
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

仁也

○此音界下樂
音洛首去聲

陳氏曰太公雖封於齊而留周爲太師故死而遂
葬於周子孫不敢忘其本故亦自齊而反葬於周

以從先人之兆五世親盡而後止也樂生而敦本
 禮樂之道也生而樂於此豈可死而倍於此哉狐
 雖微獸丘其所窟藏之地是亦生而樂於此矣故
 及死而猶正其首以向丘不忘其本也倍本忘初
 非仁者之用心故以仁目之○疏曰周公封魯其
 子孫不反葬於周者以有次子在周世守其采地
 春秋周公是也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
 曰鯉也孔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期音基與干

聲嘻音希

陳氏曰伯魚之母出而死父在為母期而有禫出
 母則無禫伯魚乃夫子為後之子則於禮無服期
 可無哭矣猶哭夫子所以歎其甚

禮曾子問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
 子曰總不祭又何助於人

陳氏曰所知識之人有祭事而已有喪服可以助
 為之執事否夫子言已有總麻之服服之輕者也
 尚不得自祭已之宗廟何得助他人之祭乎

禮曾子問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陳氏曰練小祥也旅衆也羣立旅行言及他事則爲忘哀况於弔乎先王因人情而制禮隨其哀樂之情皆有以飾之苴衰經杖爲至痛飾也居重喪而弔哭於人哀彼則忘吾親哀在親則弔爲矯僞矣非虛而何曾子旣聞夫子此言矣而檀弓篇乃記其以喪母之齊衰而往哭於子張得非好事者

爲之辭歟

禮雜記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

平聲衰

疏曰小祥後衰與大功同故曰功衰如有五服之親喪而往哭不著已之功衰而依彼親之節以服之也不弔與往哭二者貴賤皆同之

禮奔喪凡喪父在父爲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

陳氏曰此言父在而子有妻子之喪則父主之統

於尊也父沒之後兄弟雖同居各主妻子之喪矣
同宮猶然則異宮從可知也親同長者主之謂父
母之喪長子爲主其同父母之兄弟死亦推長者
爲主也不同親者主之謂從父兄弟之喪則彼親
者爲之主也

禮檀弓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
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
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
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

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句拜之知伯高而來者

勿拜也

○惡音烏爲
爾爲去聲

陳氏曰告死曰赴與訃同已太也○馬氏曰兄弟
出於祖而內所親者故哭之廟父友聯於父而外
所親者故哭之廟門外師以成已之德而其親視
父故哭諸寢友以輔已之仁而其親視兄弟故哭
諸寢門之外至於所知又非朋友之比有相趨者
有相揖者有相問者有相見者皆泛交之者也孔
子哭伯高以野爲太疏而以子貢爲主君子行禮

其審詳於哭泣之位如此者是其所以表微者歟
 ○方氏曰伯高之於孔子非特所知而已由子貢
 而見故哭於子貢之家且使之為主以明恩之有
 所由也為子貢而來則弔生之禮在子貢知伯高
 而來則傷死之禮在伯高或拜或不拜凡以稱其
 情耳故夫子誨之如此○石梁王氏曰為爾哭也
 來者一句

禮檀弓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
 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

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陳氏曰伯魚卒其妻嫁於衛之庶氏嫁母與廟絕
 族故不得哭之於廟

禮檀弓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
 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
 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亡與無
通中去聲

陳氏曰將軍文子即彌牟也主人文子之子也禮
 無弔人於除喪之後者亦無除喪後受人之弔者
 深衣吉凶可以通用小祥練服之冠不純吉亦不

純凶廟者神主之所在待而不迎受弔之禮也不
 哭而垂涕哭之時已過而哀之情未忘也庶幾近
 也子游善其處禮之變故曰文氏之子其近於禮
 乎雖無此禮而為之禮其舉動皆中節矣○疏曰
 深衣即閒傳所言麻衣也制如深衣緣之以布曰
 麻衣緣之以素曰長衣緣之以采曰深衣練冠者
 祭前之冠若祥祭則編冠也始死至練祥來弔是
 有文之禮祥後來弔是無文之禮言文氏之子庶
 幾堪行乎無於禮文之禮也動舉也中當於禮之

變節也

禮檀弓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
 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
 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
 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見音現予上聲上和
 去聲下和如字下同
 陳氏曰均為除喪而琴有和不和之異者蓋子夏
 是過之者俯而就之出於勉強故餘哀未忘而不
 能成聲子張是不至者跂而及之故哀已盡而能
 成聲也

禮雜記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

鄭氏曰外除日月已竟而哀未忘內除日月未竟而哀已殺

孝經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

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喪平聲偯音以

逸庵耿氏曰此又備言送死之道以盡孝之變也孝子於父母生成之恩昊天罔極一旦不幸而居親之喪哀痛之極五內割裂發於聲為哭偯聲委

曲也不偯氣竭幾盡不能委曲也動於貌為禮無容觸地局脊不暇為儀也出於口為言不文哀痛無已不暇脩辭也以至服美有所不安故服斬衰聞樂有所不樂故不聽樂食美有所不甘故食蔬食此六者皆孝子哀戚之真情人心自有非聖人強之也

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

逸庵耿氏曰禮三年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過

三日則傷生矣所以三日而食教天下之民無以
哀死而傷生也性者人所受於天之生理孝子愛
親本出於性若哀毀而至於傷生則反至於滅性
故雖毀瘠而不使至於滅性此聖人之政所以全
其孝也孝子報親之心曷有限量聖人爲之立制
喪不過三年所以示民有終竟之時使賢者俯而
就不肖者企而及也此聖人因人情而節文之無
賢愚貴賤一也

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
泣哀以送之下其宅兆而安厝之

逸庵耿氏曰此因聖人之政而詳言之其始死也
爲之棺以藏體槨以附棺衣衾以周身然後舉而
斂之其朝夕奠也陳其簠簋而哀傷痛戚之其將
葬也擗踊哭泣而盡哀以往送之其葬也預卜其
墓穴之宅塋域之兆必得吉乃安厝之此慎終之
孝也

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逸庵耿氏曰其旣葬也各循其應立宗廟之禮制

而遷主於廟以鬼享之稱鬼者神之也及其久也
寒暑變更必有怵惕悽愴之心則春秋祭祀以時
而思如思其笑語思其居處之類是也四時皆祭
言春秋者省文也此追遠之孝也

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
孝子之事親終矣

逸庵耿氏曰此總結全篇始終之意言孝子事親
於其生也事之以愛敬如前章所言者於其死也
事之以哀戚如此章所言者蓋生民之道以孝為
本至此而後盡也養生送死其義為大至此而後
備也然後孝子事親之道至此而終也所謂孝為
德之本而教所由生又何疑哉

論語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期音基下同

朱子日期周年也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朱子曰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鑽祖官反

朱子曰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

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
柞櫛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
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
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耻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
門而以是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焉爾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

○夫音扶下同
衣去聲女音汝

同下

朱子曰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既葬疏食水
飲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菹練冠縗緣要經

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
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

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
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

○樂上如
字下音洛

朱子曰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為
之絕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
言女安則為之以深責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
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子也有三年之愛

於其父母乎

朱子曰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爲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爲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爲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跂而及之爾

漢文帝紀綱甲申七年夏六月帝崩遺詔短喪遺詔曰萬物之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哀人父子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

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其何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嫁取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跣經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毋發民哭臨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已下棺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織七日釋服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

胡致堂曰漢文溺於小仁短喪廢禮信有罪矣然行而有悖於義雖有父令不可從也况三年之喪所以盡生者之孝心又非父之所得令者也然則孝景之薄於君親其罪益大矣○賀善贊曰文帝三代以來賢主也而首變古之事二焉除肉刑也詔短喪也二者皆大節綱目曷爲不書始肉刑之除猶曰有不忍之心云爾短喪則廢古禮誤後世之大者其不書始何也綱目之意不專罪帝也然則奚罪罪其嗣君與臣子耳

宋孝宗紀綱九月太上皇帝有疾十月崩帝致喪三

年羣臣屢請遵易月之令不從

留氏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漢文始變古道景帝不師典禮後世遵之喪紀遂廢晉武欲申私慕竟奪於裴秀傅元之說悲矣夫元魏孝文能依古制猶未盡合於諒陰遏密之禮其餘無足議也以日易月之論發於應劭陋儒習之其後遂斷爲二十七日之制先王之禮旣已大壞雖有明智之君賢哲之輔憚於更張因循相襲良可嘆已壽皇慕親之孝根於天性雖聖躬以不毀之年羣臣屢致易服之請而睿志斷然不疑千載以來一人而已

漢文帝短喪宋孝宗復古舉千載已墜之典禮而毅然行之而無所阻人庶知以日易月之非而三年之喪乃可明之於後世如孝宗者可謂一代令主矣
引此以見短喪之非

禮 曾子問曾子問曰昏禮旣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

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其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取如字

陳氏曰有吉日者期日已定也彼是父喪則此稱父之名弔之彼是母喪則此稱母之名弔之父母或在他所則稱伯父伯母名如無伯父母則用叔父母名可知壻雖已葬其親而喪期尙遠不欲使

彼女失嘉禮之時故使人致命使之別嫁他人某之子此某字是伯父之名不得嗣爲兄弟者言繼此不得爲夫婦也夫婦同等有兄弟之義亦親之之辭不曰夫婦者未成昏嫌也使某致命此某字是使者之名致如致仕之致謂致還其許昏之命也女氏雖許諾而不敢以女嫁於他人禮也及壻祥禫之後女之父母使人請壻成昏壻終守前說而不取而後此女嫁於他族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陳氏曰女之父母死女之伯父致命於男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男氏許諾而不敢娶女免喪壻之父母使人請女家不許壻然後別娶也

引此以見乘喪嫁娶之非

小學古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齊衰疏食水飲不食菜果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古人

居喪無敢公然食肉飲酒者漢昌邑王奔昭帝之喪居道上不素食霍光數其罪而廢之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何曾面質籍於文帝座曰卿敗俗之人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坐宜擯四裔無令汚染華夏宋廬陵王義真居武帝憂使左右買魚肉珍羞於齋內別立厨帳會長史劉湛入因命膳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旦甚寒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爲異酒至湛起曰旣不能以禮自處又不

能以禮處人隋煬帝爲太子居文獻皇后喪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令外取肥肉脯鮓置竹筒中以蠟閉口衣襪裹而納之湖南楚王馬希聲葬其父武穆王之日猶食鷄臠其官屬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肫何代無賢然則五代之時居喪食肉者人猶以爲異事是流俗之弊其來甚近也今之士大夫居喪食肉飲酒無異平日又相從宴集覲然無愧人亦恬不爲怪禮俗之壞習以爲常悲夫以至鄙野之人或初喪未斂親賓則齋酒饌往勞之主人亦自備酒饌相與飲啜醉飽連日及葬亦如之甚者初喪作樂以娛尸及殯葬則以樂導輜車而號泣隨之亦有乘喪卽嫁娶者噫習俗之難變愚夫之難曉乃至此乎凡居父母之喪者大祥之前皆未可飲酒食肉若有疾暫須食飲疾止亦當復初必若素食不能下咽久而羸憊恐成疾者可以肉汁及脯醢或肉少許助其滋味不可恣食珍羞盛饌及與人燕樂是則雖被衰麻其實不行喪也唯五十以上血氣旣衰必資酒肉扶養者則不必然耳其居喪聽樂及嫁娶者國有正法

此不復論

○臙音臙又爰臙音
郝羸音雷僂音敗

居喪之日三年如割二十五月而畢如駟之過
隙自初喪既殯既虞卒哭以及小祥大祥禫祭
各有節次溫公所述一稟禮書所言矣若夫居
喪飲酒食肉與賓客往來之數綢繆禮儀覲然
宴會聽樂不以爲怪甚至乘喪嫁娶頽敝風俗
此等不能不望秉禮教者矯俗而校正之也○
居喪宴會聽樂近頗有知其非者獨喪家用音
樂方殯行家祭人莫知其非無此則反以爲怪

羣起而訾議之不思娶婦思嗣親猶三日不舉
樂矧親死之日以吉之道行之豈可乎三月而
虞始有祭之名未殯焉得祭奠焉而已人誤之
也

小學

父母之喪中門外擇樸陋之室爲丈夫喪次斬
衰寢苦枕塊不脫絰帶不與人坐焉婦人次於中門
之內別室撤去帷帳衾褥華麗之物男子無故不入
中門婦人不得輒至男子喪次晉陳壽遭父喪有疾
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坐是沈滯坎坷

終身嫌疑之際不可不慎

○衰音催
枕去聲

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行之不衷德之衰也後世之孝於親者父母歿思定省而不可得則廬於墓側以省思之中心違之者也權而不失其經君子以為經亦猶是也於孝思乎何害設曰萃我徽音非矯俗不可而有事此焉君子傷之矣行之偽也德其衰乎哀感事之中門之外非孝子與

小學

父母之喪不當出若為喪事及有故不得已而

出則乘樸馬布屨鞍轡

○為去聲

君子三年不為禮樂慶賀諸事子弟代之可也今之居喪者輒行遠抽豐傍人不惟不非議之反云乘暇便於出門服闋起復就官矣不暇及也噫世風之壞也至此極乎

小學

世俗信浮屠誑誘凡有喪事無不供佛飯僧云

為死者滅罪資福使生天堂受諸快樂不為者必入地獄剉燒春磨受諸苦楚殊不知死者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剉燒春磨且無所施又况佛法未入中

國之前人固有死而復生者何故都無一人誤入地獄見所謂十王者邪此其無有而不足信也明矣○供

為並去聲
樂音洛

小學顏氏家訓曰吾家巫覡符章絕於言議汝曹所

見勿為妖妄○覡形
狄切

小學伊川先生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

喪家不作佛事甚為得理先太孺人喪不用此

禮曾子問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

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

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

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辟音避
與平聲

陳氏曰無辟謂君使則行無敢辭辟也此理當然

歟抑當初有司逼遣之歟夏之禮親喪既殯即致

還其事於君殷禮則葬後乃致其事君子指人君

也臣遭父母之喪而君許其致事是不奪人喪親

之心也雖君有命而不忍違離喪次是不可奪其

喪親之孝也

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
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
其利者吾弗知也○上爲去聲

陳氏曰魯公卒哭而從金革之事以徐戎之難東
郊不開不得已而征之是有爲爲之也今人居三
年之喪而用兵以逐攻取之利者吾不知其爲何
禮也蓋甚非之之辭一說利爲例言無故而以三
年之喪從伯禽之例以用兵者甚非也

宋仁宗紀 綱辛丑六年三月起復富弼同平章事弼

固辭許之

書法云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若事急則
奪其哀毀之情強起令視事非金革而起
復非禮也弼之固辭得之矣

弼以母喪去位詔爲罷春宴故事執
政遭喪皆起復帝虛位五起之弼固請終制且曰起
復兵革之變禮不可施於平世帝乃許之

富公以母喪去位五起固辭可謂守禮不渝矣
後世之奪情者觀此其知所取法乎

宋孝宗紀 鑑夏五月起復劉琪同知樞密院事爲荆

襄宣撫使琪辭不拜具劄子云臣材質庸下無以逾
人叨竊大位曾無尺寸可以補報陛下不以爲罪起

之衰經付以樞筥重膺委寄昇以荆襄軍威之任臣感激厚恩欲仰承睿獎起圖事功則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冠義固不可以起欲俯全私義非喪不言則感恩憂國之心又有不能已者竊思先正范仲淹嘗於服中上宰相書謂不可以一身之戚忘天下之憂况臣身為大臣受恩深重非仲淹小官之比故敢為陛下盡言之內言恢復甚悉今不盡錄上時六詔起之而琪亦六疏辭之引經據禮詞甚切至最後言三年通喪先王因人情而節文之至於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

說此固先王之罪人矣然尚有可諉者則曰魯公伯禽有為之也

伯禽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喪大記曰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避也今以陛下威靈邊陲幸無犬吠之

警臣乃欲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又為漢儒之罪人乎帝納其言為寢前詔

丁氏曰劉琪此劄論恢復則主於忠論起復則主於孝而恢復千言庶見琪經濟之畧矣按琪常陳聖王之學於孝宗以明理正心為本此誠聖賢之徒史稱其忠義世家迨屬續以未雪仇耻為深恨

此所以為韜之孫羽之子翬之姪朱熹張栻之同志而一無所媿者也

劉公六起六辭所言守喪之禮甚嚴非學洞原本講求有素安能確然不惑如此史稱忠義世家信不誣矣

引此以見居喪奪情之非

禮坊記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

民不偕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

侯猶有薨而不葬者飯上聲壙上聲

陳氏曰賓自外而入其禮不可以不讓喪自內而出其禮不容於不遠其進其加皆以漸致禮之道也章首賓喪並言下獨言喪禮者重卒葬而言餘說見檀弓

禮檀弓喪三年以為極句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樂音洛

陳氏曰喪莫重於三年既葬曰亡中庸曰事亡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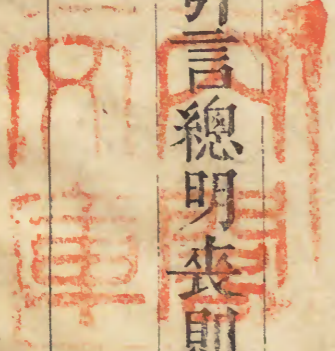
事存雖已葬而不忘其親所以為終身之憂而忌日不樂也祭義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冢宅崩毀出於不意所謂一朝之患惟其必誠必信故無一朝之患也或曰殯葬皆一時事於此一時而不謹則有悔惟其誠信故無此一時不謹之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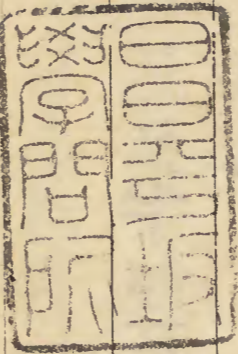
禮祭義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陳氏曰忌日親之死日也不用不以此日為他事也非不祥言非以死為不祥而避之也夫日猶此日也志有所至者此心極於念親也不敢盡其私此私字如不有私財之私言不敢盡心於已之私事也

小學伊川先生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為樂若具慶者可矣

自子思曰喪三日而殯至此引言總明喪則致其哀也





事親庸言卷十二終

天保十西

